

金文雅

一
五
四
冊
五

金文雅卷四目錄

詔令冊文

次奉聖州詔 金史

金太祖

答高麗恭孝王上表稱臣詔 高麗史

金太宗

勸農詔 金史

金太宗

諭河北人民詔 金史

金太宗

更定官制詔 松漠紀聞

金熙宗

親祀南郊詔 金史

金世宗

諭皇太子詔 金史

金世宗

諭宰臣詔 金史

金世宗

恤民詔 金史

金世宗

賜克王永成詔 金史

金章宗

鄭王允蹈伏誅告中外詔 大金國志

金章宗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趙秉文行

金章宗

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趙秉文行

金章宗

討宋韓侂冑詔

四朝聞見錄

金章宗

答夏國告和書

趙秉文行

金宣宗

擬元稹長慶新體誠諭

大金集禮

趙秉文

上太祖諡號冊文

大金集禮

金太宗

上太宗諡號冊文

大金集禮

金熙宗

立楚王爲皇太子冊文

大金集禮

金世宗

立原王爲皇太孫冊文

大金集禮

金世宗

上熙宗尊號冊文

大金集禮

完顏宗幹

上世宗尊號冊文

大金集禮

紇石烈良弼

封高麗王諡冊文

趙秉文行

金章宗

金文雅卷四

秀水莊仲方編

詔誥諭書冊文

次奉聖州詔

天輔六年

金太祖

朕屢敕將臣安輯懷附無或侵擾然愚民無知尙多逃匿山林卽欲加兵深所不忍今其逃散人民罪無輕重咸與矜免有能率眾歸附者授之世官或奴婢先其主降並釋爲良其布告之使諭朕意

答高麗恭孝王詔

天會四年

金太宗

省所上表稱臣并進奉土宜匹物等事具悉朕以推亡固存實帝王之道以小事大乃社稷之圖翳魁偉之巨材蘊變通之遠業卿家傳王爵世享祚封抗章竭尊獎之誠任土盡委輸之節仍稱卑號益見全能加非兵革之威誘不玉帛之惠自然來者不曰良哉且君父之心予已堅篤而臣子之義汝毋易忘卜世卜年是彝是

訓外有合行條件事等卽次發使前去宣諭

勸農詔

天會四年

金太宗

朕惟國家四境雖遠而兵革未息田野雖廣而畝畎未闢百工略備而祿秩未均方貢僅修而賓館未贍是皆出乎民力苟不務本業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長吏敦勸農功

諭河北人民詔

天會五年

金太宗

自河之北今旣分畫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不無疑懼遂命堅守若卽討伐生靈可愍其申諭以理招輯安全之儻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蕩毀者底于罰

更定官制詔

天眷二年

金熙宗

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于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于茲祇適先猷百爲不越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綱紀之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集事蓋變則通而通則久故曰裕民宜法古官以

開政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辭命安得不作
人皆顏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樂之備源流在
茲期以必行斷宜有定仰維先帝亦鑒微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
對越時由偶異若易地則皆然是用載維始非相反何必改作蓋
嘗三復于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
維茲故土之風頗尚先民之質性放于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故
宜仍舊漸期胥效翕致大同凡在遐邇當體朕意其所改創事件
宜令尙書省就便從宜施行

親祀南郊詔

大定十一年

金世宗

國莫大于祀祀莫大于天振古所行舊章咸在仰惟太祖之基命
紹我本朝之燕謀奄有萬邦于今五紀因時制作雖增飾于國容
推本奉承猶未遑于郊見況天休滋至而年穀屢豐敢不敷繹曠
文明昭大報取陽升之至日將親饗于圓壇嘉與臣工共圖熙事
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咨爾有司各揚乃職相予肆

祀罔或不欽

諭皇太子詔

大定十一年

金世宗

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其子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眾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有道之君而謂其子高宗曰爾于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于父安有忘報于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諭宰臣詔

金世宗

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且古之諫者旣忠于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爲利而已如戶部尙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皆上書言事蓋覲覲執政耳其于國政竟何所補達官如此況餘人乎昔海陵

南伐太醫使祁宰極諫至戮于市此本朝以來一人而已

恤民詔

大定二十二年

金世宗

皇祖有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二紀于茲祇適先猷百爲不遠永言治理務在卹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害政之事一切罷行

賜堯王永成詔

明昌二年

金章宗

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于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毫楮莫窮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叢爾趙邦知驥足之難展眇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于國憲偶因時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尙含容累月未忍卽行雖欲遂于私恩竟莫違于公議解卿前職卽乃世

封噫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月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誠欲成終始之鴻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愼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爲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

鄭王允蹈伏誅告中外詔

明昌四年

金章宗

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遁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揜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歎奚窮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

趙秉文行

金章宗

比以北境稱兵西都爲重肆遣將帥以衛封陲仍申命于大臣以分領于行省其責不爲不重其任不爲不優如聞彼軍深入夏境

倘邊方之少警將內地之可憂雖九廟扶持素爲神明祚也而一時利害不爲社稷計乎若非叶力以早圖恐或噬臍之不及其體此意以究爾圖於戲進退軍之密謀朕不從中制也安危國之大計卿其以身任之可守可攻各度其勢或犄或角一從所長其毋失事機以勉圖成效

參知政事李蹊授左丞誥

趙秉文行

金章宗

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賢豪天將降任于是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羣生未寧提封未入于版圖陵寢尙霑于霜露中夜以歎茲心靡遑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疇若予采今得其人具位李蹊器識邁倫才猷經世以大雅飭吏事以術業贊廟謀比長外臺薛宣之政事已試召還中省張鎬之籌策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之丞轄於戲承平之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哲馳驚而不足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

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已或負于人主之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
可改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加上柱國餘如故

討宋韓侂冑詔

泰和六年

金章宗

蠢爾殘昏巨迷

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

驅兩國百萬眾之生靈彼既逆謀此宜順動尙期決戰同享昇平

答夏國告和書

趙秉文行

金宣宗

以生民爲心不以細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爲度不以私忿而
傷天下之功惟我國家奄宅中外威制萬里恩結三方高麗叛歸
卻而不受孽宋既服免其稱臣苟可利于生靈有不較其名分矧
惟大夏特我寶鄰盟誓既百年于茲恩好若一家之舊乃者北兵
之大擾因而東道之不通豈意同盟墮此奸計俾我兩朝之交質
至于一矢之相加幸上天開悔禍之期使赤子有息肩之望茲紆
信使特枉載書忍以一朝之違遽忘累世之好矧此輔車之勢屬
我唇齒之邦與其厭外夷之陸梁孰若結諸夏之親昵維茲不類

乃我同仇當人心厭亂之秋見天道好還之意眾既烏合罪復貫盈彼物極則終衰此數離而復合且聞牆猶可禦侮況同舟何患異心既有成言當如來約

擬元稹長慶新體戒諭

趙秉文

予新卽大政承元和師旅之後軍國庶務有所未明尙賴股肱元輔文武庶僚同寅戮力叶贊太平之功如聞有司罔克勸相翫歲愒日習以成風因循者首歲月以養資罷懦者託疾病以廢庶爾旣若此予何賴焉爾尙明時予言用孚汝聽掌刑者無以私情破公法俾有冤抑之情典選者無以小節妨大務俾有留滯之歎掌計者出納之吝固防濫予取不以道亦傷吾民無縱陪克俾有流離之嗟曰諫官御史惟汝耳目其有大利害具以聞無毛舉細事以塞責曰守令兵役之後吾民甚苦無怠撫養無爲蝨賊曰採訪使敦本察吏是汝之責汝其察吏治以催科爲名肆侵漁者曰將帥汝典戎律勗爾偏裨儆爾師徒殄殲乃仇以復我高祖文王之

境土爰暨將校汝皆功臣之後無忝爾祖考其尙蹈果毅無敢冒
我糗糧無私役爾卒伍無與親民之官安分彼此且我烈祖暨乃
祖乃父胥及逸勤勲在王府以有此境土共享太平之福相在小
民尙不忘累聖涵養之恩況我有官君子世受厚恩身被厚祿營
己自私獨不爲朝廷惜乎嗚呼厥亦惟我憲考賞明罰公眾職修
理成法具在我其敢弗率爾尙一乃心敬乃事厥有成績朕不汝
吝其或弗欽邦有常刑朕不庸釋治業赴功可不勉歟

上太祖諡號冊文

天會三年

金太宗

孝弟嗣皇帝臣諱謹再拜稽首上言曰蓋聞創丕基樹鉅本將慶
流于萬世者先王啓後之功揚鴻懿薦大明使輝映于百王者後
世奉先之道實始終之鉅美抑今古之通行者也伏惟兄大聖皇
帝應輝魄之元符握滎河之秘紀三靈協贊千載勃興居多淵靜
之謀動合變通之理御家以儉遵夏禹之卑宮刑國以輕體漢高
之約法加以神襟豁達聖器英雄乘覆昏取亂之機奮濟世安民

之業周文已出知殷滅之有期唐祖既生見隋亡之不遠頃者有
遼訖運昏主承家狎侮太平荒迷多罪先絕鄰好曲造兵端既誘
納我叛亡又侵圖我邊鄙天實厭棄民日怨咨戚既自貽禍將孰
免繫天下起旱霓之望我聖人行時雨之師親御六軍用申九伐
人病大江之阻自得達通兵臨巨敵之來卜占瑞火故能一舉取
遼霽再舉下雲燕何銳敢前無堅不破方當秦野肆步逐鹿之蹤
俄值軒湖長往飛龍之駕眷惟天命有屬微躬弗遑康寧勉思述
繼百神假手果拔怨叛之根四海驩心遂定神明之器蓋憑成算
獲畢前功敢忘歸報之恩嚴奉追崇之號括地開封之謂武體乾
啓祚之謂元合以爲名庶其稱德謹奉玉冊玉寶恭上尊號曰武
元皇帝廟號太祖伏願耿光不泯與日月以俱垂休烈無窮將山
河而共久格思神馭膺此壽儀尙期顧歆求有蒙賴

上太宗諡號冊文

天會十三年

金熙宗

維天會十三年歲次乙卯三月甲戌朔七日庚辰哀孫嗣皇帝臣

諱謹再拜頓首言曰伏以乾坤覆載之功非俄可度而俄可測耳
目見聞之外或名曰夷而名曰希乃知妙出于器形尙有强加其
稱謂故帝皇以降號諡攸存生以表其殊功歿則飾其大惠率由
錫命于上帝將用式孚于後人非臣子之所得專在典章而不敢
闕宜迹所行之大用光不朽之傳伏惟大行皇帝廣淵清明篤實
純粹渾然德性而無所畛域發乎事業則休有烈光始乎太祖之
濯征常以介弟而居守推恩撫眾而內益固本務穡節力而外無
匱供好經遠猷克斷大事其能定天下之業豈特寬關中之憂兆
姓與能百靈眷德位肆定于主器心常戢于在淵將嗣丕圖猶云
菲德推戴之始躬三讓而克誠臨御以來明兩作而善繼每念前
人之圖事欲終下武之伐功于時民望尙殊邦統未一遼主之竄
越也收合餘燼宋人之背誕也包藏禍心爰命進師密授成算奉
天致討惟日奏功故纂服之後不數年其係組而來凡三帝萬里
共貫六合一家曾無專享之私遂定久安之勢畫封守以正域選

賢能而爲邦物肅德威人服義舉處衽席無爲之逸鳩方冊不載之功必也聖乎其可知已若乃茂昭孝德夤奉先猷殆將一動而順稽非止三年而不改議有俯迫政或當更泣祖訓于手澤之餘下莫仰視畏神威于屋隅之近躬若無容繼述之間慎重如此其知人則哲乃任官惟賢慎簡親勳共位將相有大用之材使各盡於不賞之功無所疑實駕馭以知方故優游而成治至于敬宗立愛齒族居尊內外敦序而無間言飲食洽比而有餘惠禮貴情稱實嫌名浮不疑而物亦誠好靜而民自正無玉食自奉禹儉不過以茅茨是居唐風載郁好善言惡旨酒遠佞人放鄭聲道交萬物而用必以時法約三章而刑不留獄燕殿達窮民之苦上都禁末利之游疾苦周知澆競是息謂七德戢兵也切戒黷武謂八政先食也每親督農第知安民之難未嘗以位爲樂謙抑不德而德逾有淵默不言而言乃謹故協氣橫流大田屢稔瑞靡不至史無絕書殆莫得以殫論可概言其所覩金仙効像有素鵲之爲先國犬

觸邪豈神羊之待噉乃德之致非人所能執貺丕昭幽明胥悅巍
乎蕩乎能事之斯畢猗歟那歟聖功之無加天下大安王位孔固
是宜平格以得壽遽告彌留而弗興爰屬眇躬嗣膺大寶舍子不
立莫窮爲度之宏於祖丕承方懼貽謀之忝癯疾如歎充窮靡遑
會同軌以來偕俟遣車之卽遠而有宗王元老儒學禮官討論墳
典之中斷自羲軒而下揚摧大美發揮英聲道惟最高極萬物以
無稱名將終易煥七世之可觀或髣髴其形容共擬議其崖略與
定款郊之請以張對天之休謹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昱奉玉
冊玉寶上尊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伏惟昭格至靈俯歆徽號
永錫介祉以綏後昆嗚呼哀哉臣諱謹言

立楚王爲皇太子冊文

大定八年

金世宗

維大定八年歲次戊子正月甲子朔十七日庚辰皇帝若曰自昔
有天下之君必嚴于宗廟惟時主宗廟之器莫重乎元良朕丕荷
燕謀中興桓撥惟休大厯用卜於無疆永言孝思敢忘于嗣服蓋